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李棡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十

梁 釋僧祐 撰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躋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痛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梵之龜

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蓋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與王公朝貴書

并六十
二人答

梁釋法雲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

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
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榮懷曾
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崦之情預非草木誰不
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答

臨川王宏

得所送敕答神滅論伏覽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
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
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答

建安王偉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徽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答

長沙王淵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詹言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答

梁沈約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
內出亦蒙敕答臣下一本懽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
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
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
呈也沈約呈

答

范岫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鑒
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

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
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答

王瑩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
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啟蒙愚載移瞽蔽
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
南

答

王志

辱告伏覽敕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
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激天
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
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溷於真內外無紛如
之滯實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答

袁昂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尋縛
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

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
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猶未能盡性遂於
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絕倫何能妙
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
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斁舞蹈不勝弟
子袁昂和南

答

蕭曷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
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
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粵豈直羣生靡惑實
亦闡提即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
服孤子蕭曷頓首和南

答

徐勉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麤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
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

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
至弟子徐勉和南

答

陸杲

杲和南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
阻思伏加來藏宵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遠
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躋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
了根墜藥隨方運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
發俗學使俗以洗況道惑資外文即就外以明內任言

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壑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
闇當來捫網一牘之間予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覩縷
主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踴躍惠示不遺深
抱篤念陸杲和南

答

蕭琛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
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
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撫自壞誦

讀藻朴頂戴不勝家弟閭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
情慮震越無以仰譏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伏用竦
忤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答

王彬王緘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
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
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
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緘頓首和南

答

陸煦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裒徊
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
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筮
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
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
詣克陸煦和南

答

徐鯤

覬和南辱告非逮示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
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
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
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
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倏曉蠢蠢
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
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
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蠢測管窺終懷如失耳

徐緄和南

答

王暕

枉告并奉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啟寤羣蒙
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魂之談
愚淺所辯詳已為非滅況復審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
證典渙然永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
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答

柳惲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
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
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
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
疑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
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戢弟子柳惲頓首白

答

柳惲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旨冲邈理窮幾奧竊

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殷人示民
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
紛紛徒然穿鑿凝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覽理證無
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祛
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抱唯深柳
愴頓首白

答

王茂

茂和南辱告伏見敕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懽不及抃舞

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
枉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
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
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
豈惟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
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
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叙常深翹眷比故循詣此白無
仲王茂和南

答

庾詠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
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贅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
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
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
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
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
陽同朗羣疑與春水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冲襟而預

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
吟誦始終無斁弟子庾詠和南

答

蕭昂

辱告宣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然
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
來鑒踰藏往摛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
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答

庾曇隆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啟悟煥爾照朗
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步淨
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
至於在佛胡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
思為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抱用始終法
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答

蕭廡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

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
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
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
靡和南

答

王僧孺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
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
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

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喻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鑒孰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繫舞玉僧孺呈

答

王揖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泐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蟪於寸陰思發神衷言

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能貫墳典
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
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降信足以警誡重昏儀範百代所
謂聖謦揚揚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既慙辨理彌懵知音
遂得預聞道訓頌覲妙藻式抒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
揖和南

答

王泰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

佺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
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朦惑弟子王
泰頓首和南

答

蔡傳

辱告奉宣敕旨答詔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雖
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叡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
古而擅竒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
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答

王仲欣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朴不
勝躍皇帝叡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
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璫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
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
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
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鳬藻王仲欣和南

答

沈績

弟子績和南垂示敕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
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
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
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
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
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
鐘鼓可以雞犬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懞懞黔首濟其
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

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
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刑一言作
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
御物必以隱惻為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
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
神牘天貴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慙寡德弟子沈績和
南

答

司馬筠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
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
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
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畫管窺異見鋒起苟徇
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
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終之奧忌猶紫
之妨薰朱器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之
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

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
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答

沈緄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與為濟至於瀆蒙
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諾受
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履霜
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
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漉泉不待鞭策而至

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
棟導彼迷流天屬既伸三世又辯鬼神情狀於焉可求
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
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慙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
沈緄和南

答

王緝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宣
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謬覲

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韜
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覲聖藻既永渙於
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和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
扑實深王緝和南

答

韋叡

至理虛寂冥晦難辨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
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
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

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
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懽抃法師果深昔
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
預聞德者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實深韋叡和南

答

謝綽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
魂府既排短說實啟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
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

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沉
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爽
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慙
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
懷遊聖終惜管窺頂奉戴躍永懼廕誘謝綽和南

答

范孝才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
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

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成失所
謂管閑穹極寧辨西東蠱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弘深
慤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
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
弟子范孝才和南

答

王琳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
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

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土
拭目神藻鳧朴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
子王琳答

答

何炯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
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移徙伏膺而曉鑽仰
淵秘渙爾永閑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
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啟物有其機教唯斯發篤

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宣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為極何炯和南

答

王筠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羣生姬煦庶物

滌彼蓋纏聶以解慧祛其蒙惑濟之仁壽信大哉為君
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訓而學淺行疎
封累猶軫既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
偕扑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答

孫挹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
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
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

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
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
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
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
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蚊行喘息同識斯懽
翺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未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
永啟庸惑弟子孫挹和南

答

蕭珍素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
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
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
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
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
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
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
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

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
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開至德與實相齊導
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因蒙拔
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
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
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
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花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
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

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兩爾心
慮惛惛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
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答

伏暉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羣
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
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
若符契法師宣揚叡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

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扑擊下風實兼舞蹈遲
比諮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惟呈

答

賀瑒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
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睿覽
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
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
暢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

無得踰馬弟子雖冥頑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
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
子賀瑒呈

答

劉洽

辱告奉覲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
談文貫韶夏義測爰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
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
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

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珮冷乎
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
呈

答

嚴植之

辱告伏見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隱
難悟况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鶩一異競
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
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

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
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
當習忍慧途翻流感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
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答

曹思文

辱送敕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
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
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

為難今附相簡願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東展
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答

謝舉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紜則
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茲
伏尋叡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
極盡性窮神慙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
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究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

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
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
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
側承格誘沐泳歡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

答

馬元和

辱告頒示敕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
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衷徊理詣於惇善
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

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
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
未安何者前聖擣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一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
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
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
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為論妨政實多非聖人者無

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
之懵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
弟子馬元和南

答

王靖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嚴廓遊心
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睿藻淵
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狗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
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

唯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含和飲懷之邦衣裳道素
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
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
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
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為顯據若
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
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
懷弟子王靖和南

答

陸倕陸任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輒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困蒙均斯永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食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踊躍猥

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答

王僧恕

辱告惠示教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
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
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
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弟子學慙
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但論者
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

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為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

異端之妄興霈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
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况復措紳之士為益因其弘哉
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藻使得預
沐清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
王僧恕頓首和南

答

明山賓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
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

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感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

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
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
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
繫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措紳之所抑也雖教有
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
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也流
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
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

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啟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
明山賓和南

答

庾黔婁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八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繇神

化為黃能伯有為妖彭生豕見右七條弟子生此百年
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
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
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
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
差業報取舍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
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
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

駕危辯鼓偽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
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勲格無稱道還
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
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髦其
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
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
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
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

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畧說
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
瀝微塵祇增悚忤弟子庾黔婁和南

答

殷鈞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
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折妙半字合靈辭
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
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

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翔而靡
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
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為身
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卧未即白答銜眷彌深殷
鈞和南

答

張緬

尋三世炳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
長沒以為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

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騁駘與
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
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丈瑞應高說主上聖照
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
八引而外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
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為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
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
覩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

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答

陸璣

璣白逮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
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
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
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
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
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求

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惟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扑舞弟子陸璉呈

答

張翻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實百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

是共朗足使調闡愛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
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
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途弟子昔聞
師說悟太傅之旨今遇昌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哲希
蒙紓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答

王珍國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即心
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疑妙旨周

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
伏覽懽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珍國呈

答

曹景宗

枉告所宣答神滅敕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於
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十號
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
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
曹景宗白答

答

顏繕

猥枉明詔頒述教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惟屏為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

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辱來緣可期載懷息慚而已弟子顏繕呈

答

沈宏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頤斯朗豈能拯重零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

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并幹
粵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
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
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
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郅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盧
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隆天璫俯逮闡提所謂若
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眇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覘
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稽首和南

答

司馬裴

辱告惠示教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照
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
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
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
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通
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目鳴鍾在耳不
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苟徇所懷坐顛坑

竅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異闡
啟幽途以還斯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
冰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達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
之波塵滓以滌尊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
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襲呈

答

丘仲孚

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真俗理超
繫表義貫羣識鑄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戢存眷丘仲

字白

弘明集卷十

音釋

弘第十

疳

烏賄切
瘡疳

蠹

烏瓜切
水蟲

邈

未各切
遠也

皦

吉了切
明也

緄

古本切
人名

彛

余支切
常也

洗

洗馬
洗蘇典切

戢

側入切
官名

漉

皮留切
水流貌

翬

呼淵切
小

飛
也
珍
章
忍
切

弭

莫禮切
止息也

恒

許晚切
古鄧切

鑣

卑遙切
街外鐵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音釋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十一

梁 釋僧祐 撰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
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
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

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
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
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
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
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
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
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
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

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較二論各萬餘言琳等
始亦往還未抵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
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
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
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邪顏延年
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
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
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
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
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
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
恭王謚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郭文
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

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
孫綽張玄殷覲畧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
門等帛墨遽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遽已
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
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
寧當空天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
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
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

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

者抑將十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利息於家則萬利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

放光而符健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
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
死以赴師範

一作尼

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

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患
桀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
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
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
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

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
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
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
尼之絕脾胃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
日用而不論吏司若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
蓋亦然耳蕭摹啟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
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
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

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
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
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
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
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
言不入於耳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祿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巧
能利物度脫無量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真空說而
無實邪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允納下
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森和南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洗
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墻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
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

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髻髻儀軌髻髻儀軌
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
知衆生根至於翹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
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懷佉之宮孱
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
符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
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
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目所不得俱信之於書

契若不信彼不愚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
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
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
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
論難耳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李淼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
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

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闇寄生疑疑
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
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象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
徒正信不朗將亦謬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
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為惓惓昭昭之
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
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
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

實莫辨令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
為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
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馬在乎若
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
事而談固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
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

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與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
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為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
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目所共了為者
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
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
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
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
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微誠亦不謬大

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据以不覩形遂長迷於
大夢橫沈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廳有舊答既途無異
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
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
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
像而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姬孔救頽俗而不瞻何暇示
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過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
佛事其馬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

途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謂
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繩準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
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
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
音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謬畧
懼塵威藻追增悚愧流汗霏霑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李淼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闡寄有餘無取

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彌觀淵牘然所謂
像法乖正求悟理麤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
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
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
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
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愆
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頽季無暇來生
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

典數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
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
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
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
礙大通也深願大和尚垂納亮款弟子李森謹呈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
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躋疑駭良由辭訥

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
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
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
放光動地徒為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
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
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
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
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受此乃過明
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
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
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牘前疏粗述
至聖沈浮而義据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
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昏於六塵潛移為吞噬之
主相續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
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勤

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
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觋投誠
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
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
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
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
偽之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扶疏苦節競辰

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
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
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
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
天子九十六種孰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
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
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
吳主孫權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

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
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
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
見在吳郡北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
由覩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
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
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
論貧道少情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

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人

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即天竺浮屠所興

浮屠者
那圖也

劉向列

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闕於斯又非漢明帝而

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

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

入地二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姚畧叔父

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

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
灞上比丘今見存新一作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
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
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與孔中丞書

二首

南齊蕭子良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
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
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

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由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暫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

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為偏志一方埋沒
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
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
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絀諸訓誥
經史箴誠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
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
者不在我故忘物今之慙慙克已者政為君輩之徒
耳欲今相與去僞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

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
英賢拔之以雋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
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
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
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
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詭諂佞望門而自殄浮
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
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

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
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
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
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
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
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
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
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啟

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
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
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
鮐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
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
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
未必孱然一貫項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
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畧言其懷無

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
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
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
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
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不無此
志今以效善之為樂故挫僞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

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
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
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為
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
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
覩者為可一歷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
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答蕭司徒書

三首

南齊孔稚珪

稚珪啟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
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
奉李老以沖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
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
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
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
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

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
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
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
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况
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
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
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
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

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
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
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
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
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
之所尊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啟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論

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
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
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
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
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
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干於天表老
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
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

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啟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啟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示具懷

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敷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此面別一二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畧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

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敕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敕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

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
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
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
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
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
有山岳之損竊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
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
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

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
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
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
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
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
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

以及於此煩慙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

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
隨用悚息不勝懸懸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
無復煩於鄭重也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
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

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
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限屢紆聖聽追用悚
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畧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
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
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
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

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為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

與僧遷等書

姚畧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聲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闡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

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
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
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
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
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
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
喻時副所望

答秦主書

釋僧碧等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

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
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
曜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
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
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
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
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
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為小

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李佐治
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
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
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
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
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
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顓之賓復見今日矣
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
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
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
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
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今一生之中
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
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

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答桓南郡書

晉釋慧遠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
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
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
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
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
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

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

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
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
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
也將非波旬試矯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
之懷耳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
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餒獸庶超九劫之功

分肌哺鵠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
夫途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
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
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慙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
僧巖呈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為之長
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為大遠尋聖言

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
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
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
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
僕忝蒞梓蕃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
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
期邪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
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

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羲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徵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減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鰓龍津點額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

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
加於曩辰斯蓋斬于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
執賜遂陋襟釋僧巖呈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
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
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
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

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安坐棄
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為樂
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忠賢讚道日昃忘餐以
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
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
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怨招臧氏不忠之
責故力疾題心重數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
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屆勞
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愧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
備前款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為夫
以耄耄之年指摩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失功協佐
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西園之
抒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駕足以均驂騶繫澤
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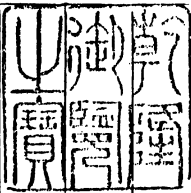
孫豫報智伯漆身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
崦嵫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
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
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
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羣恐沒驚鷺之美故率弓帛之禮
屈應賓主之舉微牘三枉陋札再訓苟自謙沖固辭年

耄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
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
本圖既乖裁還慙憫劉君白答



弘明集卷十一

音釋

弘第十一

淼

美小切

碧

略音

顏

圯

圯顏徒回切

下墜也

覬

几利切

邃

徐醉切

殉

辭閏切

洮

他刀切

犍

渠建切

崇

雖遂切

禍

覬

徒谷切

殉

辭閏切

殉

從

也

牌

普半切

婦

脾合也

禪

於真切

瘞

於計切

懷

梵語也

汝

此

丘

陽切

屨

士山切

鄆

留尤切

孔

許覲切

燭

即約切

霰

祭

霰

莫白切

霰

霰濡也

賸

鋤陌切

躡

陟利切

糈

先呂切

祭

躊躇

躊躇直由切

躊躇

猶豫也

蒼

烏外切

蔚

留古切

骨

鯁

烏恢切

蓐

側飢切

暫

匹茂切

絙

胡卦切

鮀

何

切 瀝郎擊切

滴瀝也

敷

後教切

頤頤

頤胡結切頤猶相亢無所卑屈也

黔

巨鹽切

茶蓼

茶同都切

蓼謂辛苦也

羅

呂支切接羅帽也

發

呂支切寡

婦

杼直呂切

挹也

濛汜

濛莫公切汜祥里

處也

鸞鸞

鸞五角切鸞仕角切

鸞鸞
鳥名